



対岸の彼女

角田光代

“我到底要这样到什么时候？”

小夜子发觉自己总是一边发呆，一边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不禁苦笑。她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一直喜欢思考这样的问题，她总是想：“如果我是其他的谁的话.....比如讨人喜欢的洋子？或者学习好的新田.....”小夜子是个爱思考的人。

向前蔓延的枝桠洒下一片树荫，小夜子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目光转向正在沙坑中玩耍的女儿明理身上。公园里同时还有其他几个孩子，但好像都在和别的孩子玩，惟有明理一人在沙坑的一角翻着沙——“她再大点是不是也会想‘如果我是别的谁.....’呢？”小夜子叹着气拿出手机，还是没有短信。给家里打电话，响起的是电话留言的声音，半天没人接，没人在家。

明理出生在三年前的二月。明理出生后半年左右，小夜子开始熟读那些面向初为人母者的育儿杂志，并且在杂志上所说的时段，按照上面写的那样带着明理去公寓周边最近的公园。小夜子和孩子与明理差不多大小的母亲交谈过几次，也在健康诊断日和疫苗注射日相约一起去过医院。但是，她渐渐发现这个公园里形成了微妙的派系。有位居大姐大的妈妈，也有表面上风平浪静却有意无意中被孤立了的妈妈。三十出头的小夜子比起大多数妈妈来年龄稍长，所以即便在她们的斗争中被看作“异类”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不是什么坏人，但是由于年龄稍大，话不投机，相处起来疙疙瘩瘩，她们这样想，小夜子也顺其自然地接受了。

这样一来，一去公园小夜子就觉得好麻烦，渐渐的就不想和公园扯上联系，能在家就在家，可总是觉得好像有哪儿不妥。觉得要是不带明理去公园给她创造和别的孩子接触的机会的话，很难培养起她的社交能力一样。

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小夜子把步行可及范围内的公园走马灯似的转了个遍。在A公园玩一阵子，看清了那里妈妈们的关系后又转移去B公园，幸运的是，小夜子住的公寓附近大大小小的公园无数。

小夜子知道，像自己这样的母子被称作“公园流浪者”。“不是我喜欢流浪的啊，只是为了找一个待得舒服的公园而已嘛。”她经常像是在对谁有所交代一样，一边嘀咕一边领着明理出门。

从公寓到这个公园，走路大概20分钟左右，公园很大，没有小公园特有的那种妈妈们的小派系。这里既有父亲带孩子来散步的，也有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来玩的，妈妈们的年龄层和外形各不相同，大家都出于礼貌装作互不在意，只要没什么大事，大家都不会刻意地近距离接触。就这一点来说，还算比较称心，因此近半年来小夜子都到这个公园来。

虽然母亲们之间没什么交流，孩子们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好朋友。在这个孩子们的游乐设施固定的空间中，父亲和母亲们各看各的书，或者一个人摆弄相机，与此相反的，孩子们渐渐缩短了距离，和不认识的同伴玩起来。有时孩子们也会因为争抢玩具而弄哭同伴，但大人们都尽量不去掺合这事儿，这好像是这个公园的默契。

明理停下拿着塑料铲的手，目不转睛地盯着在她旁边玩过家家的女孩。沙坑正中，一个穿着红色T恤的女孩和一个和明理差不多大、穿着向日葵图案裙子的女孩，用颜色鲜艳的塑料餐具玩着过家家，明朗的笑声回荡在空中。另外一个亦步亦趋的小男孩也从远处徐徐靠过来，不知不觉间进入了她们的圈子。女孩子们端详着这个小男孩，穿裙子的小女孩像妈妈一样递给小男孩一把叉子。

小夜子索然无味地用眼角瞥着沙坑中间的孩子们和在沙坑一角自己摆弄着沙子的明理。只见明理扬起脸，瞅了一眼过家家的那堆孩子，立即又将视线收回到沙坑里。

看着明理，小夜子惊异于她怎么和自己这么相像——即使心里想和谁一起玩，也不能天真烂漫地加入别人的行列，而是躲在一个角落里畏手畏脚，等着别人来叫自己。但是很少有孩子注意到她的身影，再仰起头，孩子们又都去了另一个地方。想追踪明理的视线，却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自己的视线。自己不也是不能融入到公园的妈妈们的中间去吗？每次一想到这些，就觉得对不起明理。如果自己也是一个能爽朗自然地和别人聊天，装作不在乎派系，自有一套活法，过得很开朗的妈妈的话，明理也会变成那样的孩子吧。

结婚之后的两年，明理出生后的三年，她每每想出去工作。与其在

公园的事情上花精力，还不如自己出去工作，把明理送去托儿所，这样一来，至少现在这样在公园之间辗转多交些朋友能培养自己的社交能力吧。但是小夜子迟迟没有付诸行动。“在孩子最可爱的时候去工作，真是难以置信。”“不能和妈妈在一起的孩子真可怜。”公园里家庭主妇说的这些话犹如辩解一般回响在耳边，但是这并不是没有付诸行动的理由。公园里微妙的斗争，让她觉得工作时的公司历历在目。

小夜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电影发行公司任职，在这个地方，即便是新人，也会委派给你很多大型的工作，是个很自由的工作岗位。小夜子很喜欢这工作，也很喜欢这里上下级关系中丝毫不神经质的氛围——但没过几年，这里也有了微妙的对立，其实就是些女员工和合同工之间毫无价值的争斗。譬如关于咖啡和麦茶的准备啊，关于下班时间啊，关于衣服啊，关于占用女厕所啊，这样的暗中对立没完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小夜子只好对双方都好声好气，但又被双方都无视，不知何时，自己竟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和双方都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是需要下些功夫的。实际上，小夜子也努力过，正当这种努力变得令人非常厌倦时，正在交往的修二适时地求婚了，小夜子几乎在答应了他求婚的同时，递出了自己的辞职信。修二没来由地认为小夜子婚后会继续工作，所以他在这一点上曾经面露不满，小夜子都装作没看见。

就在一个月以前，小夜子对修二说：“我想去工作。”修二并没有问为什么突然着急想去工作，只是回答了一句：“也行啊。”“他肯定不信吧。”小夜子心想：“他肯定觉得我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这么一说而已。”

小夜子是认真的。她四处搜购招聘杂志，不管工作种类，只要是写着“无工作经验可、主妇可”，她就不断去面试，但好像总有什么不对，老是面试不成功。一到面试的时候，她就必须把明理寄放在位于井荻的婆婆家中，而婆婆也不时说些刺耳的话。小夜子不但没有因此气馁，还继续乐此不疲地继续着她的面试。

小夜子又去看了看招聘会，把手机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抬头望望天空。湛蓝的天空在头顶摇曳的树叶另一侧蔓延开去。

前天的面试也将在今天出结果，依然没接到录取电话，小夜子却偷偷期待这一次能顺利。小夜子想起前天遇到的那个女社长。她正巧和小夜子同年，而且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学校特别大，虽然同校不是什么稀奇事，但那个女社长像遇见关系很好的同学一样高兴。“我们或许曾经屡屡在校门口伸展开来的那片银杏大道或者食堂里擦肩而过呢。”女社

长像个学生一样对小夜子笑着说。

孩子们在沙坑的正中间玩起了过家家，不知何时开始扮起了商店老板。“给我来个萝卜。”“请帮我把鱼收拾一下。”耳边传来孩子们神气十足的声音。小夜子发现明理一直斜眼盯着他们，明理向小夜子投来了恳求的目光，似乎在期待妈妈能撮合自己和他们一起玩，小夜子故意把视线移开，虽然心疼，但还是希望她自己想办法融入到小朋友中去。

几分钟后，裙角沾满沙子的明理缓缓站了起来。仿佛下定决心般朝扮商店老板的孩子们靠过去。“来，这个当做是钱，那个不是钱……”三个孩子正专心致志地做着道具。旁边的明理取出小铲子和装满沙子的桶，想引起他们的注意。不知道他们是没注意到还是故意无视，看都没看明理一眼。而在他们旁边徘徊的明理很轻易地理解成了他们不想和自己玩，于是她突然狠狠地把手里的小铲子和桶往沙坑中间一扔。不巧，沙坑中的沙子刚好洒了那个最小的小男孩一身，他像被火烧到一样哇地哭出来。小夜子慌忙朝沙坑走去：“对不起，对不起。”小夜子一边不住地道歉，一边帮小男孩拍去身上的沙子。明理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哭丧着脸看着他们。

“好了好了，没关系，小幸，你这么爱哭，小心姐姐们笑你哦。”

头戴帽子的年轻母亲朝沙坑走来，冲着小夜子笑了笑，穿红T恤的孩子和穿连衣裙的孩子互相使了个眼色，从沙坑中逃跑了。

“明理，赶快道歉，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地发脾气，乱扔桶。”

自己凌厉的声音传到耳朵里，每当这种时候，小夜子边说边开始后悔。总觉得自己对不住明理，但是又为她不能顺畅地交友而着急，所以总是情不自禁地抬高嗓门。

“赶紧，快给小朋友道歉。”

小夜子用和善的声音说着，结果回头发现小男孩和母亲已经早就只留下一个背影了。

“明理，我们去趟超市，然后回家吧，妈妈忘记要洗衣服了。”

小夜子边说边拾掇铲子和桶，牵着明理的手朝椅子走去。

小夜子把明理放在手推车的前面，在空荡荡的超市里逛起来。肉馅儿很便宜，决定今天做汉堡。一边看着菠菜、胡萝卜、鸡蛋的价钱，一边往手推车里放。她突然想起柔顺剂用完了，往那边柜台走去。

“妈妈，买奶奶[注]了吗？别忘了买哦……”明理转过身来问道。

[注：“牛奶”的幼儿用语。]

“买啦买啦。”小夜子看着柔顺剂的价格心不在焉地答道。选定了最便宜的那种替换装的柔顺剂，忽然又翻来覆去地看那个三倍装的包装。

一个月前，也就是决定工作的契机，其实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吉祥寺的商场里，小夜子看中了一件衬衫，无意中一看价格：一万五千八百日元。那时，这衬衫是贵是便宜，小夜子完全不清楚。当然，比起修二的白衬衫来是比较贵，要从家用里挤出来这些钱也比较贵，但是作为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穿的衣服来说又怎样呢？对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女人来说，衬衫的行情究竟是多少钱呢？

连这个都不知道，真是出乎意料地令人震惊，小夜子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有关联的。为了逃避妈妈们的羁绊在公园间辗转，明理变得和自己一样独来独往，以及自己不了解衬衫的平均价格等等，这些事都是相关联的——如果开始工作，就会了解衬衫的行情了吧，也不会因为选公园的事情烦恼了吧，大声呵斥明理的事情也会减少了吧。小夜子觉得如果开始工作的话，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好啦，超市就逛到这儿吧，我们回家吧，妈妈还有衣服要洗呢。”

小夜子右手牵着明理，左手提着东西，像唱歌一样地说。要是那个公司还没给我录用电话，明天就去买招聘杂志，小夜子一边自言自语般地暗自思忖，一边牵着明理的手大摇大摆地回家了。

晚上八点多，同岁的女社长打来电话。丈夫修二也已经回家了，但是沉迷于看棒球转播的他根本没注意到电话铃响。

“妈妈，电话……”

坐在儿童椅上的明理扯开嗓子喊，小夜子慌慌忙忙从厨房跑到卧室

接听分机。

“你好，这里是田村家。”

“田村夫人您好，我是白金星公司的榎桥。前些天真是谢谢您。”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听起来很舒服的女声。本以为电话不会来，甚至准备放弃的小夜子，惊喜过度，就地深深低下头。

“我……我才要感谢您呢。”

“嗯，是这样，想拜托您一件事，如果我们录用您的话，您能接受吗？”

“嗯？哦，是真的吗？可以可以，非常愿意。”

修二往这边瞅了一眼。

“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我想就工作内容跟您简单说明一下。您在听说明的时候，如果有觉得不妥之处可以随时打断我，没关系的。”

可以听到对方女声后面有喧闹的音乐，还有七嘴八舌说话的嘈杂声。小夜子不禁把这些嘈杂的声音和前天造访的空间局促的事务所联系起来。

“不会不会。”

“不管怎么样，您能再来一趟吗？明天或者后天，看您什么时间方便。”

“那就明天吧，明天吃过午饭我过去一趟吧。”小夜子兴奋地说道。

“那我恭候您。”

说着，她挂断了电话，小夜子也小心翼翼地把话机放回原处。

“成功喽！”她忍不住叫出声来。

“怎么了？谁来的电话啊？”修二问，此时他已经把视线从电视上移

开。

“妈妈，什么电话？”明理满手沾满饭粒，手握叉子，学着修二问道。

“嗯，就是前段时间给你说的工作的事儿，被录用了。本来还以为没戏了呢。那个公司的女社长和我同岁，而且是一所大学的，非常爽快，给人感觉很好。公司不大，可是很舒服。五年没工作了，我想这样的小公司可能更适合我吧。和社长似乎也很谈得来。”

小夜子端过来盛着沙拉的小盘子，边往桌上摆边陶醉地说。

那个叫白金星的公司位于一个老式杂居公寓的五楼，是个两室一厅一厨的房子，事务所里面有排列着桌椅的西式房间、“社长室”和看起来像过家家一样铺着板子的日式房间、十张榻榻米大小的带餐厅的起居室，到处都乱哄哄的。不过恰恰是这种乱哄哄，意外地让人觉得很舒服。女社长是个爽快人，从桌子对面的西式房间里传来几个女人爽朗的笑声。“这里的话……”小夜子那时的确这么想，“这里应该没有那些派别啊，对立啊，孩子气的应酬什么的吧？不管怎样，人这么少，社长看起来又是爽快人，气氛比之前面试的其他公司都快活。”

修二用一种意外的表情盯着小夜子。

“那就好。”

修二说了这么一句就把脸转回了电视上。“那明理怎么办啊？”

“啊……我？”明理大声说。

“怎么办？当然是送托儿所啦。”

修二什么都没说，只是往小盘子里盛了点沙拉。

“我也有过各种各样的考虑，虽然也有人说孩子送去托儿所觉得怪可怜的，你妈也那么说，但是更多地和同年纪的孩子一起玩，对明理来说肯定是件好事，而且，从现在开始，花钱的地方慢慢地就多了。”

“那是个什么工作？”修二打断小夜子问道。

“说到什么工作嘛，招聘启示上写的是清洗。”

“洗衣店？”

“不，旅游公司的。”

“搞不懂。”

“我想明天去听了说明就知道具体是做什么的了。啊，又得给你妈打电话了。你帮我打一个吧，然后我再接过来。”

修二看他的电视，只是低沉地应了一声“哦”。小夜子心里嘀咕着：我五年没工作了，但是比起这个，他好像更关心清原[注]是怎么打球的。

[注：全名清原和博，日本知名棒球选手。]

修二还是脸对着电视，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来一样，说：“不管怎样，这么久没工作了，别太勉强哦。”

“妈妈，真好。”什么也不懂的明理笑嘻嘻地说。

“谢谢小明理，啾！”

小夜子突然抱住明理的头，深深地亲了一口她的脸蛋，明理哈哈大笑的声音清澈地响起。

在称不上华丽的中华料理店里，小夜子和女社长面对面，桌子一角放着她的名片，小夜子看到上面写着榎桥葵三个字。刚到大久保的事务所就被女社长拉着一起到外面吃午饭，好久没有出去吃饭的小夜子忐忑不安——女社长会带我去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去的是一个整面墙都贴着泛旧的手写菜单的店。大概由于已经一点多了，二楼的座位除了小夜子她们之外再没其他人。店员送来了啤酒和杯子。葵不一会儿就把小夜子的杯子倒满，又给自己的杯子里倒上了啤酒。

“那就请您多关照了，来，干杯——”

葵高声说着，用自己的杯子碰了碰小夜子的杯。

“对了，田村你是哪个院系的啊？”嘴角沾着啤酒泡沫的葵问道。

“鄙人是文学部英语系的。”

“对我不需要用敬语，大家都是同岁。我是哲学系的，留级一年。好容易才毕业。实话跟你说吧，面试的人还有很多，但是你一回去我就立即决定请你了。”

“您这是为什么呢？”小夜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又用敬语。”葵瞪了小夜子一眼，给自己杯里倒上啤酒，“是什么意思啊？”

“哎呀，我是在想为什么会是我.....实际上，我一直都没能被录用。虽然写着主妇也可以，但是又说什么孩子那么小要是病了什么的就得请假，而且还有人说什么，即便说你是英语系毕业的也不见得英语很擅长什么的。所以老实说，我都怕了。”葵哈哈地仰天大笑，“面试官那样说话的公司，员工肯定也都怨声载道，只会迁怒于你。我不会那么无聊，我只会正确地看人。”

店员把她俩的套餐装在托盘里，不紧不慢地送过来，套餐里的菜是茄子炒肉末。店员退下后，葵从筷子盒里取出筷子递给小夜子，变成了一副严肃的面孔。

“但是，你真的弄清楚我们的工作内容了吗？我们想找的只是一个做一些打扫工作的人。你说过你婚前在电影发行公司做事，为亚洲电影命名啊，产品推广啊这些外向型的工作。我们这里可不一样，不是表现型的工作，只是实干型的服务业而已。这样也肯来做吗？”

“我当然理解了，我做什么都行。我想工作。”小夜子说，而她在心里却想：其实不是想工作，而是必须工作，为了明理，也为了身为母亲的自己。

“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葵说着吃起饭来。小夜子也把视线收回来，开始动筷。

葵的视线还停留在菜上，兴致勃勃地介绍起白金星来。葵说，这家公司类似于旅行社。主要的业务是以亚洲为中心的旅游胜地企划和部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对岸的她》角田光代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5197.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